

孤 冢

黄 大 铤



4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狼 笏

黄大铨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375印张 2插页 190千字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20

书号: 10368·192 定价: 1.65元

内 容 提 要

“狼筄”是一种奇特的兵器。明代中叶，一支以矿工为主的起义军，手持狼筄，活跃在闽、浙、赣边境，正象犀利的狼筄一样，令明政权胆颤心寒。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就是这支矿军悲壮的战斗历程。书中举凡剽悍的战神、怯懦的叛将以及迂官、酷吏、神医，乃至一只喋血沙场、舍身救主的义犬，都写得栩栩如生，带着浓郁的传奇色彩。

小说情节紧张，波澜起伏，加上采用传统的章回体写法，使得作品更是悬念迭起，有令人一读到底的魅力。

本书是作者描写同时代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拔剑起蒿莱》的姐妹篇。

目 录

第 一 回.....(1)

怀辛酸老汉说矿祸

申义愤宗留斥奸谗

第 二 回.....(8)

离乡井领头挖银矿

挥镐锹率众拒官军

第 三 回.....(17)

愤求生矿友举义旗

毅救民叶七杀猛兽

第 四 回.....(28)

矿军营迁官作说客

处州府狠将成肉团

第 五 回.....(38)

恶心术奸官胡断案

宏胸襟宗留毅结盟

第 六 回.....(48)

苍大头一箭退敌顽

叶宗留匹马追穷寇

第 七 回.....(58)

斗高低陈荣终被获

混真假戴礼暂逃脱

第 八 回..... (67)

井幽幽恶将此中躲
山茫茫义犬何处藏

第 九 回..... (77)

叶宗留长眠仙霞岭
叶希八险胜浦城郊

第 十 回..... (86)

杀鸡招宴御史动心
打店征棉商民叫苦

第 十 一 回..... (95)

正气凛然明松就义
豪情横溢叶七奔波

第 十 二 回..... (105)

讲故事劝说二头领
唱山歌诱骗众官军

第 十 三 回..... (115)

清战场阿毛喜捡印
吵答报叶七痛离盟

第 十 四 回..... (125)

怀正气同取恶贼头
存鬼胎齐争将军印

第 十 五 回..... (135)

偷桃换李张骥馈礼
封官许愿鉴湖称王

第 十 六 回..... (145)

说东道西同床异梦
袭南扰北分道扬镳

第十七回	(155)
陷伯通气表密林境 杀吴刚威震分水关	
第十八回	(165)
追叶七神帐小桃源 败鉴湖竟得兰溪县	
第十九回	(175)
身因马坠尚可肉搏 人为财死难以轻装	
第二十回	(185)
巧舌如簧世昌说项 欲心似火鉴湖投降	
第二十一回	(195)
陈鉴湖难圆将军梦 陶得二轻取指挥头	
第二十二回	(204)
制竹牌竟破狼筅器 杀使者难挽希八心	
第二十三回	(214)
荒山野岭何来弓兵 峭壁悬崖偏遇女子	
第二十四回	(223)
隐来踪小女子治伤 秘去迹老仙人医手	
第二十五回	(233)
释疑团仙人显真相 丧狗命色鬼露原形	

第 二十六回.....(242)

仓皇逃遁陶成毙命
壮烈牺牲矿军沦亡

后 记

第一回 怀辛酸老汉说矿祸 申义愤宗留斥奸谗

地处福建北部山区的政和县，有不少山川名胜，锦屏银洞就是其一。锦屏距县城八十多里，其山横亘，古木参天，恍如孔雀开屏，异彩多姿，故名锦屏。银洞在一个半山腰，游客点上松明进洞后，便可看到巷道蜿蜒曲折，深邃奇幻。巷道与巷道之间，满布大小洞穴，小者如房如厅，大者可容千人。洞穴形状怪异，洞壁上到处是银线蜿蜒伸展，银线上下银瓜累累，小者如拳，大者如桶、如榱，形状不一，色泽分明。游客至此，无不叹为鬼斧神工。及至追问底细，才知这并非天然景致，而是古代采矿工人一锹、一镐开挖出来的。这里原是盛产白银的矿场。

这个银矿场古代叫遂应场，也叫盛银场。据志书记载，早在宋代绍兴年间，便已开始采炼，明永乐年间是全盛时期，那时大小银坑有十三个，官家专门在附近的官坑岭设下坑冶司，每年收税近五千两。官坑岭下有个一马平川的商坊街，相传当时在此地有许多专做矿工生意的商场作坊，十分热闹。故有“十三银坑穴，百家商坊场，八万打银人，三千买卖客”之说。到了明正统年间，才逐渐衰败下去。

且说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九月，一天，时近黄昏，遂应场一个最大的银坑——少亭坑，零零落落走出了几十个矿工，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无精打采地走回各自搭就的茅草棚，动手生

火造饭。突然，从山底小路拥上了几百个人，除背着简陋的行囊，还人人手里拿着刀枪兵器，矿工们一见，不由得惊呆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哪！

这一大伙人吆吆喝喝来到了茅棚前，只见其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脸色黧黑，天庭广阔，身材适中，精悍利索。他放下手中兵器，走近一位须发斑白的老汉，抱拳一拱，含笑开言道：“老大爷，安泰呵！”那老汉见问，眯缝着双眼仔细端详了一下来人，稍停，才疑疑惑惑应道：“安泰，安泰！”说完，便不再答理，转过身自去灶下烧火。那人也不在意，接着便跟进一步，又开言问道：

“老大爷，这儿的矿坑出息好吗？”老汉见问，缓缓转过头来，眯着双眼又仔细打量着来人，接着又看一看拥在棚前的那一些人，口里吞吞吐吐地：“这……这……”那人看着老汉充满疑惑的眼神，忽然悟到了什么，连忙笑着道：“老大爷，请你不用惊慌，我们跟诸位一样，端的都是一个饭碗呀！”老汉听了，还是一脸惊疑之色，半晌，才又问道：“那你老哥是……”那人含笑回道：“小可姓叶，名叫宗留。”

听了这普普通通的名字，老汉却有如雷贯耳之感，疑团尽释，顿时眉开眼笑地扳着来人肩膀：“怎么，你老哥就是叶……叶……”他一下不知如何称呼才好。来人道：“老大爷，就叫我的贱名吧！”那老汉又笑呵呵地招呼邻近的棚户：“你们快来呀！叶宗留好汉来啦！”刚才躲躲闪闪的矿工们，一听这一声呼唤，都惊奇地拥将过来。他们用钦敬的目光看着跟老汉交谈之人，在心里喊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宗留呀！”这时，老汉又笑呵呵地对叶宗留道：“不瞒你说，起头见到你们拿刀端枪的……”叶宗留也哈哈笑起来道：“把我们当做深山大盗啦！”他这一说，在场的人都不禁嘻嘻哈哈地笑开了。

老汉即用袖子抹一下棚前的一块石头，请叶宗留坐下，然后

叹口气道：“不是我说你们，真是不该来呵！”叶宗留听了，不由一愣，他惊异地问：“这话怎讲？”老汉说道：“早先，这矿场可热闹了，有多少人靠着这吃饭哪！可如今，你瞧，都剩下几多人？还多是老弱残兵哩！”叶宗留忙问：“这又是官府作难吧？不用怕！”说着，他指一指众人手里的刀枪：“瞧，这就是专为对付他们的！”老汉唉声叹气地说：“是啊，你们斗官府的事，可是出了名了，要不怎知得你老哥的大名！可如今是崩矿坑人，越来越多，这就无可奈何了，你还斗得过老天爷吗！？”叶宗留和他同来的人一听，都吃了一惊，其中一人忙问：“怎么？你们这块也有崩矿？”老汉又叹一口气：“常着啦！银坑越来越多，官家的胃口也越来越大，矿税重了，矿主担受不了，就只有逼着矿友们没命地挖，挖！管它险不险，只要多出银！如今哪！一走进矿坑，便把心提到喉咙口，谁知道晚上有没活命出来！”

听了老汉这一番话，叶宗留和他的矿友们都不免心情沉重起来。他们这一支矿工队伍，在闽浙赣边境一带已经转了两三年，到了许多矿场，除了跟官府斗，也都得防崩顶坑人。当时，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护矿，对容易崩塌之处，只能避而不采，闪避不了，便葬身在矿坑之下。这一年，他们从浙江的丽水、云和、青田、庆元一直转到这里，谁想这里也并不比其他地方强。

刚才问话之人名叫叶希八，这时他又禁不住插口问：“老大爷，近来怎样？会少些吗？”旁边有两三人抢着说：“少个啥！多的一月就来两三起，个把月平安无事，就算是菩萨烧高香了！”叶希八一听，脸色都有些变了。

这时，秋风瑟瑟，败叶萧萧，叶希八等都有点毛骨悚然了。叶宗留便站起来道：“时已不早，有扰诸位了。我们将就吃些干粮，还得搭个窝棚，好安歇哩！”老汉道：“咳！天都黑了，还搭个啥？就我们窝里挤上一宵，明朝再说吧！”一些当地的矿丁

们也都说：“是嘛，挤一挤吧！”叶宗留见他们一见如故，也不再推辞，高兴道：“如此只好打扰你们了！”

次日，当地矿工照常进洞，叶宗留带着自己的人到附近山里砍来竹子、茅草，搭起一个可避风雨的大窝棚，又搬来石头、砖块，砌起几个大锅灶，安顿就绪，第三日便随当地矿友一起进入洞里。那矿洞深而且广，大洞、小洞无数，但处处险象丛生，有的用手一剥离，矿屑便如雪片般沙沙而下，随时都有崩塌之虞。叶希八苦着脸问叶宗留：“阿哥，怎么办呢？”叶宗留叹口气道：“今年转的矿场也不少啦，还不是一个样！为了活命，也只好听天由命吧！挖！”

叶宗留乃是浙江处州府（今丽水）庆元县人。他生就的耿直性子，见义勇为，从小学会一身武艺。当时处州知府姓陆名钟，因知宗留有本事在身，招他在州府当皂隶，凡是外出必定叫他跟随，作为护卫。当时为官，真正清廉的如凤毛麟角。陆钟也难免贪婪，叶宗留心中厌恶，但因顾及一家生计，陆钟又待他不坏，只好勉强相随。后来陆钟离任，新放知府姓张名佑。此人一到任便戒勉所属要清廉自许，说他最恨的是贪婪受贿之人，凡有借故勒索钱财者，必定严惩不贷。接着他又断了几件案子，还算公允。叶宗留心中欢喜，自以为遇到一个明主，更要尽力报效。

一日，忽有个姑娘哭哭啼啼找上门来，叶宗留一看，却是他同乡好友苏牙的妻子郑氏。原来这苏牙在庆元县经营药材生意，颇有资财，平日疏财仗义，与叶宗留十分相得。叶宗留今见郑氏这般光景，十分惊异，忙问其故。郑氏说是庆元县一个地霸看上了他家的药材山，要强行贱价购占，苏牙不允，那地霸衔恨在心，用钱财买通县官，诬苏牙与处州盗匪陈鉴湖私通，屈打成招，断为死罪，已行文到府了。叶宗留听了，有如晴天霹雳，既惊又气。

但他接着就想到新任知府大人，清廉自许，不要钱财，心中又稍感宽慰。他就烦请一位师爷写了辨冤状纸，叫郑氏自往府衙，击鼓报递。递了状纸之后，叶宗留劝慰郑氏，不必忧伤，等候知府大人为民伸冤。谁知左等右等，一晃数日，竟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郑氏心中不安，日夜哀哀啼哭。叶宗留度日如年，心如火烧，无奈何，他又托一位师爷前往打听。那位师爷随即告诉他，府尊大人明谕，本人既已供认不讳，此案必无冤情，不容随意翻供。这简直又是一个闷雷，直震得叶宗留目瞪口呆，同是一个知府大人，为什么一下又变得胡涂了？事到如此，他决定自己进到内衙，当面问个明白。

叶宗留因是护卫，进出内衙一般不用通报。这日晚上，张佑正在书房里掌灯夜读，叶宗留进来行了礼，侍候在侧。张佑问他晚上进衙，可是有事禀报。叶宗留开门见山地道：“只为苏牙通匪一案，实有冤情，大人为何不亲自复审一番？”张佑听了，不由抬起头来，惊异地看了叶宗留一眼，不悦地道：“此事与你何关？何用你管？”叶宗留道：“不然，此案既有诉状前来，大人如不予审理，民冤难伸，只怕有玷清名，小人是为大人着想呀！”张佑放下书卷，面带愠色道：“胡说！你怎知便有冤情？”叶宗留道：“陈鉴湖盗匪只出没处州一带，苏牙远在庆元，两不相涉，又何能私通呢？”张佑更加恼怒道：“强辩！既无冤情，本人为何供认不讳？”叶宗留忙道：“大人，这是屈打成招呀！县太爷收了那地霸一笔钱财，他便……”张佑听了，脸倏地一红，大声拦住：“我且问你，你是苏牙何人？为何知得内情？”叶宗留坦然道：“苏牙系小的同乡，平时相识，深知他的为人，他绝不会……”张佑听至此，突然变色而起，大喝一声：“住口！原来你是为好友说情而来，你虽是一个皂役，也吃得朝廷俸禄，岂能徇情枉法！若不念你一向护卫陆大人有功，定要重重办你，快快出去！”

不用多言！”叶宗留大出意外，沉痛难言，只得双膝跪下道：“大人息怒，请大人再听小的一言……”张佑袖子一甩道：“快快出去，不用多言！”接着便怒冲冲进入内室去了。叶宗留呆了半晌，只好退了出来。

这一晚，叶宗留辗转难眠，知府大人对此案如此武断，使他百思不得其解，好友冤案难伸，又是痛苦莫名。次日，一个与他比较相得的衙役悄悄来告诉他：老哥，你再不用白费心机了，此案是铁定难翻啦！”叶宗留吃惊道：“何以见得？”那人道：“这不明摆着：得人钱财，替人消灾嘛！”叶宗留不信道：“哪有此事！”那人道：“千真万确，张大人身边小厮亲口告我的！”叶宗留还是半信半疑：“张大人不是一再告诫不收钱财吗？”那人道：

“他说不收钱财，可没说不收礼呀！你那里得知，此案还未到府，那地霸已派人悄悄来了。你说他跟府尊大人送了啥呢？一尊一尺多高的金寿星！说是孝敬给老太爷过八十大寿的。张大人说：我是深恶贪赃收贿的。但念本朝以仁孝治天下，既是孝敬给老太爷的，我如不收，就是不忠不孝了……老哥！一尺来高的全金寿星呀！”叶宗留听至此，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原来如此，我还把他当做一个大清官哩！

叶宗留满腔怒火，寻思无计，最后决定不顾一切，要找知府大人当面理论，晓以利害，促其三思。那衙役劝他慎重，那样把脸撕开，不仅饭碗难保，且有性命之忧。叶宗留道：“为救好友一命，也顾不得这许多了。”这天晚上，他再闯进知府内衙。张佑一见叶宗留，就没有好声气，放下脸来问他：“又来作甚？”叶宗留道：“苏牙冤情未断，小人寝食难安，万望大人三思。”张佑怒道：“早已告你，不许徇情枉法，何用多言！”叶宗留至此决定豁出去了。他也正色道：“大人，小人并非徇情，但却有人徇私，这又如何是好？”张佑一听，立即变了脸色：“胡说！你

说有谁徇私？”叶宗留道：“大人！‘欲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苏牙也颇有资财，如欲他送些金呀银的，也并不难，但小人不为，实为的顾全大人的清名呀！”叶宗留旁敲侧击，张佑心里明白，气得他脸上一会红，一会白，登时恼羞成怒，大声喝道：

“大胆！看你胡说什么！？谁要你送金送银！？”叶宗留道：“可是苏牙不送，却另有人送呀！大人！”叶宗留毫不留情地揭了张佑的底，气得他在房中旋风般地打转，口里骂道：“放肆！放肆！不许你胡言乱语！你给我滚！快滚！”叶宗留知道已经打中张佑的要害！也不管他暴跳如雷，决定穷追到底，他镇定地道：“大人千万息怒，恕小人真言忠告。大人到任以来，以廉明自许，一再告诫属下不可贪赃枉法，而且断案公允，属下无不钦服。如今大人如在此案上栽了跟头，则到任以来的一片苦心，即将尽付东流，为大人计，这实是不智之举呀！”张佑尽管怒气冲冲，但叶宗留的话又不能不听，也不能不动动他的心。权衡利害，他有点气馁了。但一想到小小皂隶，竟敢如此顶撞自己，又遏不住满腔怒火，他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气得说不出话来。叶宗留却又说道：“小人以为，大人如能秉公而断，则纵有流言，也就无关大碍，大人的官声也就可以保住了。万望大人三思！”张佑给叶宗留说得哑口无言，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最后又把一腔怒气全发泄在叶宗留的身上，连连顿足骂道：“太放肆了！太放肆了！你快滚！你给我快滚！”叶宗留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也就不再停留，行个礼退了出来。

第二日，衙中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人人都为叶宗留耽心，怕他要人祸临头了。

第二回 离乡井领头挖银矿 挥镐锹率众拒官军

张佑为顾全自己的名声，权衡再三，终于以证据不足为由，将苏牙一案驳回县里。叶宗留自是满心高兴。那位与他要好的衙役却悄悄对他说：“阿哥，在这里再没有你的好处，你还不快快走你的路？”叶宗留早已看透官府的作为，毅然卷起铺盖走了。

叶宗留回到庆元县里，苏牙已从死囚牢里放了出来，他既感激叶宗留救命之恩，又对叶宗留因自己之故丢了饭碗，感到过意不去，便把叶宗留当作最尊贵的客人接到家里，逐日酒宴款待，并劝叶宗留即在县域定居，作些生理，他愿以一半资财相助。叶宗留却义形于色道：“我岂为贪兄之财，才来救你！”不顾苏牙再三苦劝，他终于分文不受。盘桓数日，便回到乡里去了。

叶宗留回家务农，轰动了邻里，许多人都笑他“傻瓜”，说他丢掉舒适的差事不干，竟然愿意回家捏锄头柄。邻里的取笑，他倒并不在意，可恼的是他多年未抓锄头，样样觉得生疏；再加家贫如洗，日子过得很不舒坦。

一日，叶宗留的幼年好友叶希八与周明松前来看他。叶希八道：“阿哥，你看看这些年家乡成了啥个样子！灾害多，租税重，家家半饥不饱，束紧裤带过日，我们都正想往外逃生，你为啥倒转回家来？你这是啥格主意？”叶宗留道：“阿弟！我也是事出无奈呀！你没见那些当官的，是怎样欺压百姓？就是哥的那些同

僚，见了老百姓也都成了天皇老子，瞪着眼乌子吓人，张着哈拉嘴吃人，我能与这些人为伍吗!?”周明松听了，一边点着头同情地道：“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呵!”一边又说：“只是，我们在家的日子也实在难过呀!叶哥!”叶宗留道：“只能慢慢想法子了。”周明松却又道：“叶哥，你这几年不在家，也难怪你不知情，要都这样蹲在家里，只有等死!”叶希八道：“索性就开门见山吧!阿哥，你这些年在外面当差，见多识广，我们想来跟你商量一件事。”叶宗留问：“啥个事呢?”叶希八道：“听说近来很有些人跑到福建浦城、福安去挖银矿，可有这等事吗?”叶宗留道：“有是有的，可这是犯法之事，官府禁得紧哪!”

官府为何禁采银矿，这里面还有一段道理。原来，浙江温州、处州诸府与交界的福建浦城、政和、福安诸县，均有银矿。银是明朝货币，当时有不少人以开银矿为业。矿主招收许多穷于生理之人，为他卖命；有司又以矿主为财神，肆意征收矿税。有司贪得无厌，矿税逐年增加，银矿却越开越少。正统初年，福建矿税每年已增至三万余两，浙江更多至八万两。矿主不堪重负，纷纷呈请减免，并禀告银矿渐趋枯竭之情。朝廷认为既是银矿枯竭，无利可图，不如封闭，就下了一道禁令，一律不许开采。禁令既下，矿主们另谋生理，却苦了那些谋生乏术的矿工们，有的便铤而走险，三五成群，偷偷开采，官府禁不胜禁，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了。

当时叶希八听叶宗留提起查禁的话，便笑着说：“你这是在衙门说衙门话，我们小百姓可管不了这些事了!活命要紧哪!”周明松也笑着接口道：“话倒不能这么说，叶哥如今也是小百姓了。叶哥!说老实话，兄弟知道你刚回来不久，身上还有几贯小钱，你还不知道这些年乡亲们受的是啥样苦呵!”叶宗留愤然站起道：“阿弟，你这是啥话呢?乡亲们有苦，我叶宗留心里也不安

生。不过，我认为，事关重大，似应该慎重打算才是。”叶希八叹口气，也站了起来，悻悻然道：“没啥考虑的啦！既是有人走在先，我们就跟上去吧！”叶宗留道：“这么说你们是打定主意了？”叶希八吞下一口水，似吞下一个秤砣，沉重地拖长声调道：“打——定——了！”叶宗留看看周明松，周明松只是点一点头。叶宗留问：“就你们两个人？”叶希八道：“还有王能、郑祥、陶得二，共有十多人。”叶宗留轻轻松松地道：“好吧！阿哥奉陪。”周明松吃了一惊：“叶哥你……”叶希八道：“阿哥出门多年，刚回几天，你就往后再提吧！”叶宗留道：“没这个话，刚回家又怎么的？我闯惯江湖，说走就走。再说，回家没几日，我阿爸和小毛他娘也都说了家里的苦，带回几贯钱，当金子也使不了几天的，跟着你们去闯吧！”叶希八喜出望外道：“能得阿哥来领头，那就再好不过了。”叶宗留干脆利落地道：“说干就干，我也不再留住你们，告知要走的各自备好行装，交代好家事，三五日后立即起程。”叶希八和周明松都高高兴兴地作别而去，立即去通知陶得二等诸人，作好准备。

就这样，过几天，叶宗留、叶希八等十余人便背着简便行装，带着挖矿铁镐，辞别家人老小出发了，这时是正统七年。十几个人推叶宗留领头，翻山越岭，探挖银矿。他们到了福建浦城县宝应场银矿，那里已有数百人在偷挖，大部分是浙江人，为首的是丽水人陈善恭。叶宗留与陈善恭一见如故，便参与到陈善恭的挖矿队伍中去。由于叶宗留急公好义，处处与人方便，宁肯自己饿肚，也不让别人吃不到饭，转场之时，如有矿友得病，必定与人一起抬背，不让一人落下，因此甚得矿友们爱戴。没多久，陈善恭便自愿让叶宗留当了首领。一年多后，挖矿工友已增加到一千多人。人越多，规模越大，名声也越大，这就难免惊动官府了。

当时福建参政姓宋名彰，是个“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